

# 插秧记

□ 胡亚春

周日回家，爸妈又在感叹：“现在的日子，真是幸福得不行了，要是之前，这会儿正是农忙插秧的时候，哪会想到有这样舒服服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一天。”

每年到芒种的时候，便是农村插秧的时节。俗话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我们这里是平原地区，家家户户一年到头指望的口粮，便都在那几亩田地中了。很奇怪，别的乡镇都会利用田地种一些经济作物，而我们那个大队里，整片的田地都是用来种稻或者麦的，只有些零碎的地块，才会被种上蚕豆、油菜、山芋等其他作物。所以芒种一到，似乎吹响了集结号，所有的庄户人家，都在同一时间，做好相同的准备，插秧去。

秧田里的秧苗已长了月余，正是移植的最佳时间。水稻水稻，离不开水。秧田里要有水，塘田里也要有水。早有精明的农

人，在起秧的前夜，就去秧田塘田里看，水太多就把田埂边的缺口挖开一些，放掉点水；太少也会挖旁边田里的墙角，把人家的水放些过来。秧田里的水，浅浅的，没了秧脚才是最好。水不够，拔秧的时候便不利索；水太多，拔脚捂脚的，挪起板凳来也不利索。平整好的田，灌满了水，远远看去，清亮亮的，平平整整，就像刚造好的新房，只等着人入住。

插秧必须全家出动，相互配合。一般都是妈妈天蒙蒙亮便起床，烧好早饭。早饭大多是前几天就准备好的粽子，糯糯的米包成的粽子，放锅里一煮就能吃，既省事，又扛饿。等天光有些亮，全家人便拿着秧凳、秧绳向东边的秧田出发。一路走到田头，更有早起的娘娘婶婶，已经开动。便招呼着：拔了有多少了？娘娘婶婶抬起头，指指后面：也才开始呢，快下田吧。拔秧是很有技巧的，必须一边拔一边转，让秧把以拇指为中心有一

个螺旋状，秧苗在手里是松松的，旋转着。等差不多有一大把的时候，才抽一根旁边的秧绳，一绕一抽，一个秧把就成了。有拔秧厉害的，左右手一起开弓，不到一分钟，就能两手合并拔出一大束秧。秧把拔得好，插秧的时候，那些叔伯才不会骂人。天光越来越亮，妈妈身后的秧把越来越多，秧田也像被咬了缺口的蛋糕似的，越来越小。

另一边的塘田里，老爸也高高地卷起裤腿，和小弟一起，两人拉起一轱辘粗粗的呢绒绳，一个人在这一头，一个人在那一头，呢绒绳在塘田的两头被拉得笔直。这是最简单的定位线，决定一个人插秧的宽度，大概有一米多的样子。有了它，再没经验的人，在规定好的距离内插秧也歪不到哪里去。拉好线，老爸便拿着筐筐去秧田把拔好的秧把挑过来，秧把很沉，把扁担压得弯弯的，老爸走在满是泥泞的小路上，很是稳当。我喜欢看老爸撒秧把，那一个个秧把，在老爸手

里腾空扔起，呼啸着落向它的目的地，又“叭”地一声溅起一点点水花。老爸胸有成竹，他决定着每一把秧苗的位置，分布均匀，让插秧的人不会因为捞不到秧把而走到旁边去够。

一切就绪，老爸捞起一把秧，抽掉上面的秧绳，轻轻地在手里一拍，秧苗便顺势在他手里散开。弯身向下，左右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不断地推出秧苗，右手飞快地拿住往水里插。机械的动作，虽然每年只做一次，却是相当熟练。这种技能，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，用不着训练，只要你一站到水里，手里一拿起秧苗，数量、速度、距离都已在心、在手。手在动，像蜻蜓点水；脚在退，如老牛耕地。弯曲的身躯，离土地那么近，鼻子里满是泥土、秧苗的气息。一把秧插完，随手拿起脚旁的，身体都不抬一下，等到想要立起身直腰的时候，塘田已绿了一片。

插秧的人为了抢时间，不管是毒日头还是下大雨，都要下



田，哪怕脚底不小心拉了个口子，蚂蝗钻到裤子里都只当不知道。一家人的生计在身，没有人会喊一声累，顶多回家后吃顿饭就睡，极度疲惫地瘫在床上，一夜呼噜，第二天便又接着干。等全部的秧苗插好，还有十八道事情等着去做呢。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，连孩子都会背的诗，恐怕只有亲身做过的人，才能真切地感受。

像爸妈这样的老农民，已经远离了土地。虽然曾经的辛苦劳作在他们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但土地于他们而言始终是最亲近也是最可靠的，因为他们从不曾忘记每一个关于土地的细节，比如小满，比如芒种。

# 静听时光的声音

□ 陈静

时光，如流水般匆匆，不曾为谁停留。而我，常常喜欢在闲暇之余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静静地聆听时光的声音。

当晨曦初露，万籁俱寂，我会坐在窗前，泡上一壶清茶，让袅袅茶香伴随着我进入属于我的时光世界。窗外的世界还沉浸在朦胧的晨雾中，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，打破这宁静的早晨。我闭上眼睛，静静地聆听这来自大自然的声音，仿佛能听见时光的脚步声，轻盈而从容。

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身上，温暖而舒适。我喜欢在这个时候，拿起一本书，坐在阳台的藤椅上，让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温暖我的心灵。书中的文字仿佛正是时光的印记，一页页翻过，我听见了时光的呼吸，深沉而有力。

傍晚时分，漫步在公园的小径上，看着夕阳的余晖洒在湖面

上，金色的光芒闪烁着，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。我静静地走着，耳边传来远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这一刻，我仿佛听见时光在歌唱，悠扬而动听。

时光的声音，是静谧的，是深沉的，是悠扬的。它就在我们身边，却又渺不可闻，遥不可及。只有当我们静下心来，用心去聆听，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。而当我们真正听懂时光的声音时，也许就能明白生活的真谛，懂得珍惜每一个当下，让生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。

于是，我常常静听时光，感受它带给我的那份宁静与从容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光角落，让心灵得到宁静与放松。因为我知道，只有当我们真正懂得聆听时光的声音时，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活，更好地珍惜每一个瞬间。

# 那根老冰棍

□ 王戴玥

炎炎夏日，骄阳似火，又到了享受冰凉的夏季。

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那时候家电并没有普及。能避暑纳凉的只有家中那台老式电风扇。

我是个淘气鬼，用外婆的话讲就是一个“火气罐”，不光是脾气大，也是因为贪玩好动，每次回家都是满头大汗。

小时候的夏天，泥巴地上烫得糊脚，风是热的，河里的水也是热的，整个村子静悄悄的，人和动物都躲在阴凉处休息，躲避烈日。只有树上的知了片刻不得停歇，叫得人心烦，只觉得更加闷热。

那时的我和往常一样，熟练地拆掉厨房后门的一块木板，搬到门前河边的大杨树下，放在地上，用砖头垫起木板的一头，从河里提一桶水，泼湿木板。

打着赤膊，赤着脚，四仰八叉地躺在清凉的木板上，毒辣的阳光还是会透过茂密的杨树叶子，斑斑点点地照射在身上，热热的甚是

讨厌。

周围的虫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耳边只传来杨树树叶在风中跳跃摩擦的声音，还有时不知谁家的大公鸡“喔喔”的叫声，偶尔也会有缺氧的鱼儿在水面上跳跃扑通的声音。

迷迷糊糊中，只要有“卖冰棍……有冰棍卖哦……”的声音从远处渐渐靠近，心里就开始忐忑不安了，没钱的时候就继续装睡。

直到“有冰棍卖哦”的声音消失在远处的风中，才敢坐起来，望着越来越远消失的那辆自行车，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在挠，跑到厨房的水缸里猛灌一大瓢凉水后才会舒坦一点。

卖冰棍的是村口的王大爷，他经常推着辆自行车，后座放着专门放冰棍的木箱子在村间叫卖。

夏天的冰棍永远都是小孩心中的最爱，小孩对冰棍是完全没有免疫力的。

家里困难，也不敢问大人要钱，哭闹的时候很有可能还会被揍一

顿。

外婆平日里去渔网厂织布，赚点生活费，为了让我在家省点心，一个星期会给我留两元钱买零嘴吃。

还记得那时最便宜的是老冰棍，1元钱1个，虽然没有丰富的口感，却也能缓解我心中的燥热，给我带来感官上的愉悦。剩下的那1元钱，我都会偷偷留着。

外婆下班的时间是下午5时，给我忙好了晚饭——拌萝卜黄瓜、白米粥之后，我便拉着外婆去村口看一月一次的露天电影。

趁着外婆不注意，在王大爷那里，我用1元钱买了一个老冰棍给外婆。

外婆埋怨我瞎花钱，她认为把那1元钱省下来，我可以买更多好吃的零嘴。

可我想和她一起享受夏天的滋味。外婆的手掌被渔网磨出来一道道横沟，手指上也贴满了布条，我只希望，那根冰棍能润满那一道道横沟……

## 常州作家陆涛声作品选析出版 语文考卷里的阅读题编辑成书了

本报讯（记者 辛文）记者日前获悉，作家孙海英基于大量研读所著《陆涛声作品选析》一书，已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。书中涵盖了大量中学生熟悉的语文试卷阅读题选文。

陆涛声，1939年生，常州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出版小说、散文、文艺论文等多部个人专著，先后被4所高校聘为客座（讲席）教授，共有10篇小小说、1篇散文被20余省（市、自治区）选作中、高考语文模拟考试现代文阅读题。

孙海英，河北承德人，诗人、散文家。针对陆涛声的作品，尤其是作为语文试卷出题的内容，孙海英做了大量研读。他发现有些试题及其参考答案不甚恰当，可能对考生产生误导，便萌生了做好系统辨析工作的想法。在《陆涛声作品选析》中，孙海英收集了陆涛声入选试题的原作，并对人物性格和艺术特征做了精准的简析，还附上相关单位出卷的试题、参考答案及参考答案辨析。据悉，书中还有陆涛声其他作品的品读内容。